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志遠

元豐類藁卷三十二

宋　曾鞏　撰

劄子

論中書録黄畫黄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録黄畫黄并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録黄畫黄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

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録黄畫黄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况録黄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則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為别異執政乎則録黄畫黄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决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惟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令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况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葢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敢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

校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元豐五年七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遞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考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

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

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

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

令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

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

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

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未有

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

制所狀内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
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
印令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
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内元定指揮及右省
官除遂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
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
言員足消與未消遂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

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黄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别司事體相同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責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印蓋縁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别官用印故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任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直隨駕便錢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

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田畧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止

申明保甲廵警盜賊 不曾上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

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葢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所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葢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

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

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顔情蓋庇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隣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撿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

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内不得舍止本處無賴之人須以姓名申官若有犯嚴斷同保不糾科不上之罪保内有本處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況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絶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别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内

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法意盖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熈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内如遇有賊盜晝時告報本保長已下同保人户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别保即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内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别保遞相告報襲逐舊有鋪屋及皷處依舊仍輪保丁守宿未有處慿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

互有詳畧若合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保内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别保即遞相擊鼔接應襲逐並置鋪屋及鼔仍輪保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内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熈寧勑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内巡警廨宇

所在州給與印歷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内巡警每旬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歷每季本州將旬申與印歷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竊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

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不冒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渡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魚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劵差人押來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

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劵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佑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

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為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

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蹈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遑寧處是用再干旒扆伏望必賜允

從臣以謭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内不為以事當

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迫速賜
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户邑則臣終不敢辭謹具劄
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
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答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
厚恩旨之嚴固欲强顔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
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

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盖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允陽爲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内疾癘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已憂人見於顔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羣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尚得晏然雖陛下大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不職今齒髪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

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徵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况應天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膺明審加詳擇臣無任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録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録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歷至於時政記起居注亦皆未備令此論次實憂疎略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闕遺今取到脩撰仁宗皇帝實録院行迹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探取借應干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奬遇

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録内立傳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内銓入内内侍省閤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殁臣僚合立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録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在刺史閤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或

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册者並乞付中書遍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悉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録經所在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略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曽送史館或留在

中書剗刷各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
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
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
實録院所闕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
使晝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

里土産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録院所要案櫝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歷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税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
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搉酒等凡干
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録供報當院
一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
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
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
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
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畧

一天聖元年管勾脩真宗皇帝寔録所奏修撰官李
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
三司檢尋應副又縁事件不少竊慮差去手分不
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各
件令合行手分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
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寔録院亦
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

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内選差人員各令應副檢尋文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修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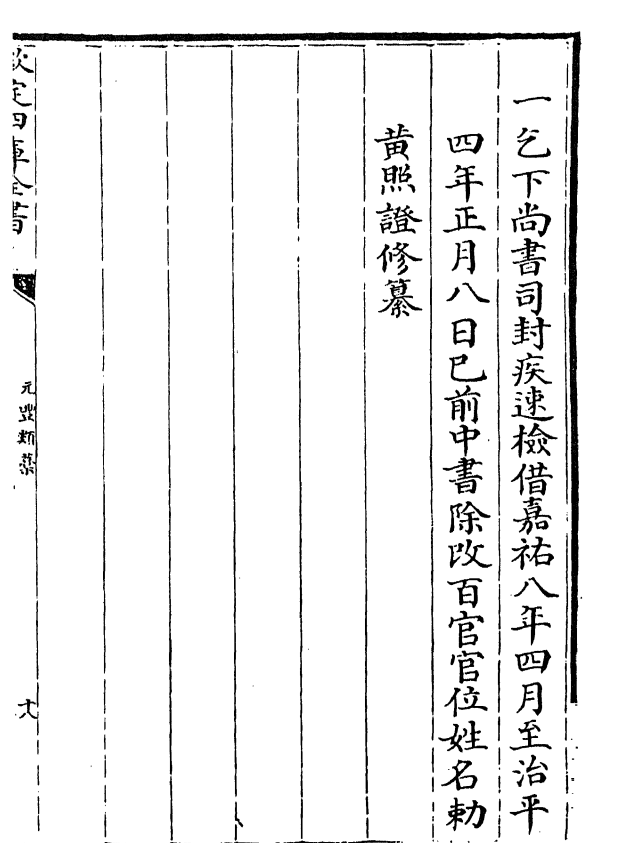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伴官等正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脩纂仍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寔録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勅

黄照證修纂

元豐類藳卷三十二

元豐類藁卷三十三

宋 曾鞏 撰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篚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為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輒用土毛敢叅庭實第從臣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扆臣不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叅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

庭之會仰懐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熈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亀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祭庭實縁易供之薄献祝難老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頎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秪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

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叔卿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令覩呂叔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叔卿為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捃拾兼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叔卿任江西監

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
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為母親現在
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
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
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
静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杈用辭不

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潜見録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録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盖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録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㡬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盖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

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録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併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田徐復李覯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歲孫併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

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閒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剸治煩劇必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況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未敢祗受已牒

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廸邐前來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誡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

所守如此況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記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彔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愊仰干旒扆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寔不

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内冦孽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頼朝廷威德蟻聚餘冦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

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寘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來羣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況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

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内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
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
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
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
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
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
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
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而來倚

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内長子二人皆違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内又最居長犬馬之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别有陳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不敢别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欲候授勑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勑命附遞前

來或致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别有
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
檢到勑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
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内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

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

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

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

臣之心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

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矜許臣不任臣子區

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繇唐室之寖昌矧屬熙朝寔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土之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俗動植永頼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䲈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興矧屬休辰寔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

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為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筭前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睎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羣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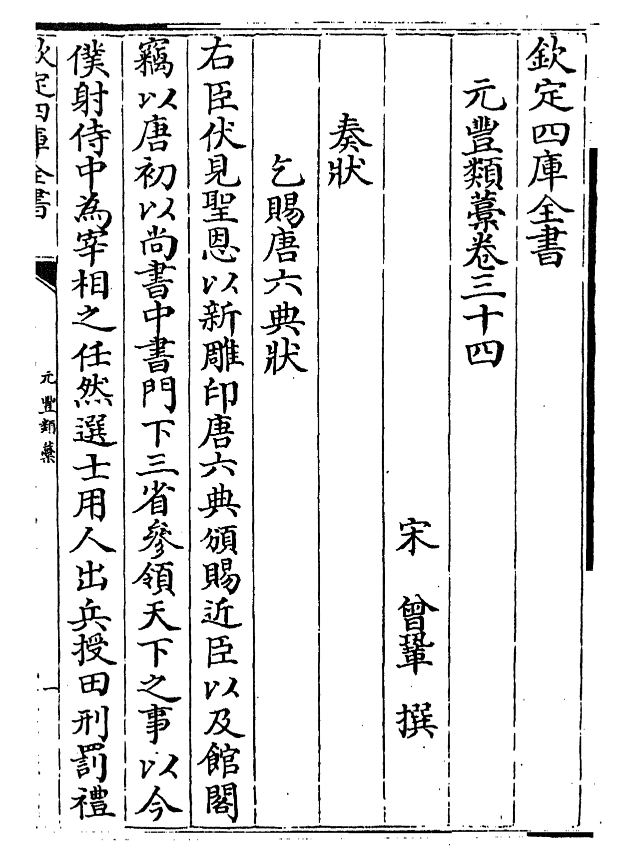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二十日伏奉勑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

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
主職與内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覲玉色人臣
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
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
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爲迫切如
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
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依日月之
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

請況亳州去京不逺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已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田降朝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具狀奏聞候勅旨

元豐類藁卷三十三



元豐類藁卷三十四

宋　曾鞏　撰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

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産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盖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説罷中書令為尚

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
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
職其所著者盖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
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
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
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
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
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臣張等奉敕撰葢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爲歟不敢以疑説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華敞興壞以脩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羣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内閣以文學爲職宜畧知

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
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
可牽强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
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
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
度以集太平之功羣情顒顒孰不自顧為能以托名於

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奬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敞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

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貌在外服有十二年無銜鸞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疎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羣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涸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

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効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況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刑也具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盖以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羣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禮三百者周禮六鄉屬皆六十盖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盖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

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制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彞倫庶績皆得其

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
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
其本而無不治況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凖裁
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
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
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
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
者欲進其妄誕之滯見庶有毛髪之補然心之委曲難

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君戀國之心託勢疎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没齒而已

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
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衒鬻不
因人之黨助收憐附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
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
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
為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
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効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
臣之妄庸雖受誅絶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共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顧頼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頼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惷冥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察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片善人

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藐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跡得叅於御隷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塡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顧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察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

得出自齊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茅之漏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折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寛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聽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猶已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

所不録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通法坐之嚴凝耳不接德音之温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寔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

大有為於天下内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令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

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脩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

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令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鞏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於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鞏添展期限緣五朝典章本末闊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能兼況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

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儁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為經後世

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詁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紕斁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

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晉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収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瘝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内兹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寔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疎遠必有殊絶特

出之材能副聖神奬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寔允兹

選況攸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乾隆御覽之寶

元豐類藳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五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元豐類藁卷三十五

宋 曾鞏 撰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并荔枝錄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巳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絶產閩粤者比巴蜀南海又為殊絶閩粤官舍民

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粤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絶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盡為常品相沿巳久其尤殊絶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

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顧以常品其尤殊絶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往往屬厭而太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宫使勞人費財如此何也蓋荔枝尤殊絶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修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

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産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内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故臣常瑩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絶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盖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絶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粤之産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荔枝録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緑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一作二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蓁家紫種似陳紫實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巳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

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為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緑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核緑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蔕大而下鋭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録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福州惟一本玳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城東琉黄以色類琉黄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

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一作二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鄰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帶雙實真珠荔枝園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家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

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

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數類量加回答撿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

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妝估價回答臣今有
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在蠻夷中為通
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
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
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
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
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
望其中間厭於強隣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

陛下即阼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强胡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牧而撫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贊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

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者於科條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献其方物以致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

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屬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一作二十萬受之者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

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轉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

也臣愚非敢以是為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勑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祇

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榮遇況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

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尊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况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况五朝舊史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

勅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黒白不雪律呂失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寖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愊罷臣史事別與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聽察之中如

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
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
非敢茍且之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元豐類藁卷三十五

元豐類藁卷三十六

宋　曾鞏　撰

啓狀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村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惟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

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强起葢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為仕以為貧亦古人之所處遏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懷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藴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效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嘉奬士倫助成世教况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羣材藐是羇孤最為滯拙仰

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鷄鶩之贄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縶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羣志雖策礪性寔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為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

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遠瀆高明已難期於省覽況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悃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叙謝其為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田傅侍講啓

輩啓伏審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德粹冲受材閎廓邁盛辰而閒迹席膴仕以陞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幄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奬於舊遊遽先流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閒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

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疎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譴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為之地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乖報德激哀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夐遥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右鞏啓伏念鞏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

皆當自謀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為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温顔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奬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獲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况此餘庥可均㪚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

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縻斂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顧惟私計當議遠遊世俗險艱豈諳嘗之不熟性靈疎拙寔齟齬之可憂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羣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

顧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以為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来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踈皆自單平得蒙收齒退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奬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飾以律吕之氣而吹噓致此乜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肇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維髙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强詞嚴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羣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絶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積感銘之深

田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英材傑出玉璞混成邁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温雅第榮

科於秘殿蚤邁等倫陞膴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龍之麗藻利架鼇之秘局果被明綸式符輿頌方展騰書之好遽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䡖啓伏念䡖顧以諸生守兹劇郡撫敉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遥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縢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壊覺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進達屬高

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禎祥來寧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彞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田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衮衣之歸敢冀上為宗祊善綏寢餗

二

犖啓伏念犖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

思於追昏尚恃餘麻幸無曠事然而褰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騖於門閎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繫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旱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民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歛嘉謀於一面鬱羣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伊蕞質獨注微誠伏惟

上為宗祊善調寢餗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為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名來貢登瀛之遊侍從通班廟堂大任自兹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貺於珍函第仰

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蓍蔡行應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藴非常之畧方且誼形王室盡邴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羣能躋世太和與

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蟲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輩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兹舊物自㡜簪履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為忻忭寔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傾啓

右輩伏念請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實愚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

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髙固可敦於薄俗違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須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内充懷材間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髙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閒燕之宜自請藩宣之便佇膺詔名不待歳成更惟上為廟朝善綏寢餗禱頌之至厚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肇天與樸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既不能明國家遠大之體為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禄廪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之備得以持循兹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辔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

之大不問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翬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閎材富天人之奥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羣能

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寛大為拯救瘡痍之要以安静為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隣絶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犟蚤游牆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

右犟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

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稽古果繇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内之書竊惟寵數之行玆寔要塗之漸佇躋法從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隽遊之末其為欣慶曷可縷陳

田泉州陳都官啓

右肇啓竊審祗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庲膴仕以彌優簡清束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謡恬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肇啓伏奉勑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肇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

乏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負追於三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為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巳之無堪故羣材衒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薦拔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參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玆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祇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玆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粤之東

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槊益起於堅城猥出
選掄冒應寄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
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兹頑鈍與在甄收然而
察無他惡之賜方賴兼容之度草茅之質使遂於向陽
涸水之鱗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
誓在糜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翬啓竊審進秩宫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以致政

宮保大資言為著蔡行應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
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年
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田壯節閔
有官職之勞躐陞儲寀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
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
志實何愧於昔人輩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覩大賢出處
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為忻躍
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疎蓋聰明之難强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器使兹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遥就庭闈而甚便夫何最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奬育士倫致是顓愚及於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埏鎔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

勵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寔為幸會今者杪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為蓍蔡行應準繩茂勛烈於二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永

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叙陳罔既

元豐類藁卷三十六

元豐類藁卷三十七

宋　曾鞏　撰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學士敏識兼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貴名玉杯繁露之篇多名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

主知特啓書筵密鄰禁戸凡將急就之字已頼發明廣内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托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煜如黼藻實駭於彌文沛若江河更欽於善下其為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犨啓伏念犨轉走江湖推移歳月望門牆而既遠通書問以無縁茲者蒙易近藩匪遥台席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

脩牋記祭侯之禮庶幾將心誠飢渴之勤載省孫蒙賓為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為蓍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侯之鞗革金厄暫殿方維周公之衮衣繡裳佇還鈞軸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叙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罪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閒假泰筮以諏辰命倌

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
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
盛時紹韋平之慶閥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
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
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閫之勤便
易鄉邦之便儵華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衮衣繡裳行允
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翠處勢多奇誤知最久
持心素厚未忘壑屐之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

冀上為崇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裁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闊所以訓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

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顯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爲人之學分甘槀捐顧一作嗼齒髮之巳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眞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俾専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訣能之可稱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論思揣已以慚瘝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繇然兹盖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兹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答知人

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祗奉詔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為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為端於此舉獲分郡寄得與公麻幸喜之深叙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狀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覯止辱為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顧訪軫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艎憫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違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乆禱於萬靈亨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廓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條樹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

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輩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徯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禄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名以協輿言伏惟上

為朝廷善綏寢餗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𦙍伏審祗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温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官用視年之豐耗已實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茍清獄繫使仁聲之既洽則嚚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實允輿情𦙍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

通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為禱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祗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材閎遠植性粹冲風猷為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果用詳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内足邦儲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

以猶稽實與誠之所係輩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為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叙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輩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黄宫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含德粹純壯京國之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冊衮衣屽履一作復三公之位旂常鼎鼐當傳萬世之功輩祗服官

箴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聳伏以歳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為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冊復登翊於巖廊聳限守印章阻趨牆屏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

右蕈竊審祗被明綸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髙衛踐機衡之要地方兼榮於祕殿用均逸於价藩属時靖嘉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懐舊學於甘盤廼陞宗伯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絶當時固元勲盛徳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末繇依歸滋劇

襄州田相州韓侍中狀

右輩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鄉慕但傾葵塞之心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恩形意愛之拊循枉題評之奬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秘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徒侍中行應準繩言為著蔡肩一心之忠誼彌三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

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賛書之拜佇諧華衮之歸

田樞密侍郎狀

右輩啓伏念羣久玆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為京師之書以此亦踈左右之問分當棄置理絶收憐豈期尚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栢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懐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

纓伏惟襄贊萬幾順膺百福敢覬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幬頌之誠指陳難旣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肇伏念自違牆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
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叅動之勤至於曠絕
敢謂曲敦雅舊尚記庸虛賜勞問於華牋致恩勤於親
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為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
以愧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

敢瀝茅心之至懇具竿牘之常儀少贖曠踈覬蒙開察盖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閤之初偃藩甚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鎮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宰路竚膺圖舊之求更惟上為宗祊善調寢餗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田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髙所至馳思為深戀勢之殊屬書以進枉過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

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質而安稱其為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熈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庶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

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輩比者祗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冒之餘竊輩才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冊府徒竊食於累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為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歛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忭

福州田曾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闌荐更時序顧兹艱拙利任退藏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寄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藏屬凝沍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素推仁傑奕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于

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田人賀狀

右竊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禄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奬録言為黼藻飾陋質以為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為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祈

保攝用迓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肇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為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叙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肇方祗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肇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

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為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恊膺繁祉以具宜翬限此守邦末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脩撰狀

右肇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遴掄伏念肇齒髪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寖沉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

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録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於簡求方内懐於兢愧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奬飭之踰涯俾夤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田人賀授舍人狀

右蛩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蛩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為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眞主獨賜重知取於寡

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處良用愧顏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為感佩曷罄敷陳

元豐類藁卷三十七